

## 戰地記者

6A 梁曉彤

尼加拉瓜的天空，顯然萬里無雲。我抬頭看天，畏首畏尾的烏雲正為炎陽展開一條晴朗的軌跡。我步上淡然的旅途，感到自己的人生與它並無異同。

作為戰地記者的我，理應如森林之虎，一無所懼，踏上戰地沙場，面臨戰火軍炮亦在所不惜，竭力為市民報導真相。不過這英勇幻想，大概只有荷里活電影的超級英雄能捍衛。現實是打從踏上戰地記者一職，我就不過是為了好奇。聞說走上戰地能謀上更高薪酬，我便一試，誰知一試就是三年，三年來我都只採訪過各戰地總統，安坐辦公室撰寫其施政報告，外面的腥風血雨向來假手於人。

今天我一如以往，坐上公司配發給高層的「戰車」，踏上訪問老生常談的旅途。有人好奇何以我的工作悠閒卻高薪厚職。我總笑說：「所謂記者，不就是到處走走，以流利的口才和文筆走上幾年，金錢便會隨之而來了，真的需要以身犯險嗎？」想起這段對話，是有點於心有愧，可我卻從未想像過踏上戰地拍攝採訪那些真正受苦難的人們，直至一聲巨響，把我震懾，教我索然。

遠方忽然出現一道白光，夾雜其中的火紅沖上天際，又回落旱地，使我的「戰車」感受到一股強烈的衝擊。災難的預感使我手心發抖，潛意識提醒我必須如草原野馬般脫去繩索，狂奔至避難所，但打開車門的當下，倏地聽見小孩的哭聲。

我腦中的惡魔教我出現一絲掙扎，幸好敵不過內心的惻隱。我追蹤愈來愈強烈的呼喊聲，終於找到了小孩。我抱起遍體鱗傷的他，走到避難所，但更大的哭喊接踵而來。

我坐在椅子上，只見數百個小孩與「老弱傷殘」愁容滿面，哭聲大作，使我心有餘悸，離開溫暖的座椅。

我走到一位孕婦身旁，見我靠在一旁，不選擇安坐，感到好奇並向前慰問。她說：「這些孩子都血漬斑斑，有些更失去肢體，而我卻完好無損，怎麼能與肚裏的小生命一起霸佔他們的資源呢？但願下一代能活在沒有戰爭的世界。」她閉上眼作禱告，眼內湧出晶瑩的淚珠，其中一顆幸運地滑落在我的手背，仿佛賜予我無比的勇氣。

猶記得剛入職時，媽媽對我說過一句話：「生活不是等待風暴過去，而是學會衝破風浪。」這句話靈光一現，與無數淚水同時湧入我的心，我抹一抹手背的淚，執起攝錄機，拉開「安全網」，在心中許下要讓世界多一份安然，少一群淚水的承諾，開展我從沒想

像過的「生命」。

我踏上較安全的陣地，拍下前方的炮火，一幕幕慘不忍睹的「流離失所」似乎為我戰地記者的生涯寫照出第一幕序章。我看見有的父母不要命地抱著孩子往前奔，打算捨己救下那本應不分離的骨肉至親；有的軍人不眨眼地胡亂開火，殺害弱小；更有些強勢的大炮企圖守護國家和平卻炸死自己的國民。我的手心冒汗，懂得脆弱的生命隨時流失，但是無能的我似乎不願放棄報導真相的機會，我永不會忘記那一抹淚水賜予我的勇氣與背後的意義，我勇敢地握起攝錄機，按捺雙手的抖震，為下一代戰地人民的生活拍下一幕幕苦不堪言。

如我踏出「安全網」的覺悟般，我被炮火轟出來的火花擦中，眼前似乎準備變黑，我緊握手上的錄像機，盡九牛二虎之力接近「安全網」。

我依稀記得最後一幕是熟悉的臉龐向我擔心地走來，醒來時卻在醫院病床上空無一人。沒多久，一心向我走來說：「你醒了嗎？剛才在避難所外見你大汗淋漓，身上帶傷，暈了過去，還以為再也不能與你共事了，你怎麼會踏上戰場呢？」我微笑搖搖頭，感到沒有必要多作解釋，執起桌上的攝錄機，把片段輸入電腦，開始寫起日記，預備回港再撰文。

我抬頭看天，不見烏雲的畏首畏尾，反而感受到炎陽的溫暖。經歷了這段的經歷，我尋覓到生命的另一重意義，我懂得日後，我都會如今天一樣，把我在苦難臉孔中得到的勇氣，寫下無數的晴朗天。

我做了一件完全沒有想像過的事，亦學會衝破自我與拯救別人的驚濤駭浪。

教師回饋：內容豐富，文辭精煉，題材新鮮。以第一人稱交代作為戰地記者的所見所聞，令情節更吸引，情感表達更真摯自然。另外，借助天氣變化來表達心情，融情入景，提高了文章吸引力。（胡詠欣老師）